



陶镇归来话古今

冯彦伟

多少年了，博山陶瓷琉璃大观园，素来脍炙人口。淄博烧烤的出圈，人们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而来，或感受热闹的古城盛况，或品味特有的风味小吃，或选购特色的陶琉产品。这样的情景已经够热闹了，今年这个繁华古镇又涌起了一个新的高潮。因为“三餐四季五彩博山——沿着齐长城去旅行暨大美博山·“齐”遇长城新媒体大赛”的启动，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。人们走在时光的隧道里，唤醒起时代的美好记忆。



幼年时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我耳闻目睹了前辈们拓荒创业的风貌。博山山多地少，最初的陶瓷厂多建在深谷、居民区和陶瓷历史积累的垃圾山上，发展的空间很小。当时镇上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：“牛拉碾，驴打场，成型手拉坯，干燥靠太阳，一座破窑窑，围着几间小草房。”的确，风雨飘摇中的年代，中国的陶瓷业根本没有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。陶瓷业要有大的发展，离开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的。新中国的诞生，给陶镇的人们带来了发展的机会，但机会需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在硝烟刚刚散尽的古窑场和成份相当复杂的各式小作坊，给改造出了不少的难题。

“一进山头庄，到处烟熏，十里不见树，垃圾堆山冈。”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那些年，在工厂的人们，都在生产、生活的空隙里参加义务劳动。义务劳动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。有的上班前或挑上一担，或推上一车；有的下班后披星戴月，挑灯夜战，干上一阵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星期天节假日

日不休息。扁担和小车成了人们的旅伴。四十年后家里迁居，父母用过的扁担和小车，还规规矩矩的放在杂物间里。看到它就想起那个火红的年代，心里充满着深深的怀念。尽管那时的生活、工作是苦了些，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搬走渣子山，填平一条沟。几年时间，搬运垃圾近四万立方，垃圾不见了，深沟填平了，创出了肩挑、车推的奇迹。当人们再一次从这里走过，你仍然可以从那些曾经参与“移山”的愚公那里领略到赞叹和自豪。

跟随着父亲走街串巷。印象中，沿街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，用小推车推陶模具的、运陶瓷原料的、拉陶瓷产品的，还有用木车颤悠悠运送陶碗的，人来人往，不时从身旁擦肩而过，稍不小心会碰到车子上，直让人提心吊胆。每一条小巷都很熟悉，是我小时候常走的路，后来上了小学，后来又上了高中，又去“插队”又去当兵……已很久不走这些路了。原料加工、成型、彩烤、隧道窑，每个工种都在忙碌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
车间里，机器轰鸣，窑火升腾，工人们正在熟练地干着各自手头的活儿，他们好像很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格外的事情，纷纷把目光投向我。车间的科主任“王师傅、李师傅、赵主任”地叫了一圈，一时也记不得那么多，还指着正在机器旁压坯的“那是老张，是说相声的。”

“来吧，这里的故事很多，听多了你就会喜欢上它。”也巧，后来与他一个班组，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。张师傅高高的个子，双手布满了老茧，我有些担忧地问：“张师傅，你天天这么干手疼不疼？”他一边干活一边绘声绘色地跟我讲：“怎么不疼，你若晚上睡一觉醒来，两手就会僵硬，现在比起过去条件好多了。”

其实，我选择的博山陶瓷厂是有大来头的。博山是中国重要的陶瓷产区，素有“陶琉之乡”的美誉，制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。清康熙二十三年《宋氏旧谱原序》载：“益都之西偏有山城焉，曰颜神镇，名从孝妇。泉水出其祠下，孝水而东可三里，抵黑山西趾，篱落烟火，势与山接者，山头村也。”自北宋始，这里陶瓷业兴盛、匠人云集，制陶作坊星罗棋布，窑炉遍地，熊熊的窑火与市井的烟火气交织在一起，充满了无穷的魅力。

事实上，从远古到现代衍变而来的陶瓷，最终的结局就是山东博山陶瓷厂了。镇有多大，厂也就有多大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博山制陶业开始恢复。

1950年，淄博专署机关行政科筹建建华窑厂。1952年，26家地方性窑厂并入建华窑厂，成立地方国营淄博专区实业公司窑业总厂。随后，43家窑厂、釉厂、碱厂等私营企业先后并入，于1957年4月成立山东淄博窑厂，后改称山东博山陶瓷厂。博山陶瓷厂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鼎盛时期，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，享誉海内外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，享受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，设铁路专运线、批紧缺物资、接生产任务，就连外出开会当领导的都有提包的秘书。虽一厢情愿，却费了好多的周折。在人们的帮助下，我终于走进了博山陶瓷厂，也幸运地经历了这里发展的辉煌时期。

那时这里曾有条河，叫岳阳河，把古镇一分为二，于是便有了河南河北之说；如今，城市不断改造，河上覆盖起来，建起了陶瓷琉璃大观园，这里便成了淄博窑遗址上重生的古镇。

每天清晨，我都沿着曲折的老街，到老窑下的早上喝一碗豆浆，在朝阳的沐浴中步入单位的大

门。傍晚，在夕阳的陪伴下，沿着这条老街走回家中。这条老街，我整整走了15年。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，我踱出了一串串古今故事，踱出了一个古今的人物，于是便有了散文集《古窑韵事》。从《远去的古窑窑》到《穿越千年的梦想》……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淄博日报》等报刊刊登，触摸于陶瓷文化之河，敬慕烟火燎灼的面孔，感受到的既有厚重博大的陶瓷文化，给我以鼓励和温暖。

二十年前，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博山陶瓷厂退出历史舞台，陶瓷工人也纷纷转岗或者退休了。陶镇也跟着萧条下来。我再次离开陶镇。有十几年，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，我很少再到镇上去，但偶尔回去，总还想到沿街那人来人往的摊点早市，那热气腾腾的豆浆、豆腐脑、油粉、小米粥等早点。

今年春节过后，战友来电话说，古窑村改名颜神古镇了，因在里边搞画展，弄了几张门票，邀我过去看看。眼前的颜神古镇，已不是从前的陶镇。就题名而言，为古老的陶镇增添了几多文化氛围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。在对颜神古镇进行“活化”保护过程中，地方政府立足文化“两创”，在保护中开发、在创新中发展，通过招商引资对陶镇进行了整体保护性开发，聚焦文化沉淀与再生、活力激发与释放，经过整体性修缮保护、改造提升、“活化”利用，成为古老遗迹与现代业态交织映衬、历史文脉与文化创意相得益彰的文化新地标。更多年轻人不远千里奔赴而来，而它们原来的模样，已经成为一种符号，深深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2022年9月，颜神古镇正式开园。老厂房与老隧道窑蜕变的现代工业博物馆、古窑改造升级的时尚酒吧、民居改造提升的精品民宿，让历史与现实，在这里新旧碰撞、虚实相生、和谐共融。将工业遗产文化之魂融入城市的文化系统、功能系统和展示系统，颜神古镇实现了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的“互促共融”。小时候，古镇里热火朝天，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，现在却成了人们旅游观光的打卡地。高高的青砖砌成的烟囱下面，相临的是孙家窑窑、半边窑、第五车间、牛拉碾遗址……，静静地守候在古镇里，与条条小巷的色调相一致，深沉灰暗，使得天空更加的蓝，使得空中飘动的云更加的白。

古朴的馒头窑、斑驳的匣钵墙、沧桑的古民居、废旧的老厂房……作为陶琉文化的传承地，颜神古镇众多陶瓷遗迹历经千年的辉煌。络绎不绝的游人，走在颜神古镇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，抚摸着匣钵砌成的斑驳墙体，仿佛走进一条时光隧道，带人们穿越千年，唤醒这座工业重镇的时代记忆。

行走在如今的颜神古镇里，这里承载的丰富记忆，总能让人缓一缓，慢一慢，让心头的思绪也静一静。见证当年的老窑和陶镇蝶变为家乡人与艺术亲近的人文佳景……无论我身在何处，都觉得与陶镇紧紧相依。每当我的文字靠近它们时，我不禁想到在镇上遇见过的人，想到镇上的窑火，想到游客接踵摩肩的热闹景象。

涌动的是人潮，也是陶镇的活力和温暖。

古老的陶镇留住了一座城市的回忆；老窑的遗存，浓缩着陶镇的回忆，包容着一座城市的灵魂。在纵横交错的时光中，那些老街和老厂房，始终静静地立在陶镇的喧嚣之间。它们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见证了历史变迁与文化积淀。

夏日的清晨，天就热的发了狂似的。炎热的季节里却也挡不住古镇往日的繁华，沿街的店铺早已人来人往、水泄不通了。沿街那人来人往的摊点早市旁也已排起了长队，那热气腾腾的豆浆、豆腐脑、油粉、小米粥等早点，在热闹的景象里显的更加的忙碌。

慢慢地，太阳升上来，天更热了，过往的人更多了。

赞梨花

曹鸣

婀娜清莹有灵根，春风化雨入凡尘。
梨花簇簇更胜雪，素妆淡蕊有香魂。

晚风送来梨花芬，沁入脾腹静人心。
不妖不艳不奢春，秋来硕果色如金。



让爱共成长 关爱未成年

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关爱和保护

